

李商隱無題詩〈鳳尾香羅〉文本詮釋 再析兼論其多義性閱讀趣味

陳素貞*

摘 要

李商隱詩一向以多義、難解著稱，尤其是他「自創詩體」的無題詩作，自明清以來，作箋者眾，而附會紛紜亦多；然則，歧義、多解、非線性跳躍遊走的語言，所導致的詮釋不一的現象，正近代西方閱讀理論的思考中心，一本文以李商隱無題詩〈鳳尾香羅〉一首為例，取明清以來、暨近代坊間流行之注釋、翻譯本，參照以相關唐宋詩例，以及唐代社會習俗等記載，重新提出對此詩之文本詮釋，並以此探討閱讀與詮釋之間的關係，以見其多向性文本之閱讀趣味。

關鍵詞：李商隱、無題詩、鳳尾香羅、多義性

* 陳素貞：中臺醫護技術學院通識中心講師、東海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李商隱無題詩〈鳳尾香羅〉文本詮釋 再析兼論其多義性閱讀趣味

陳素貞*

壹、前言

李商隱詩難解之特質，自宋初學義山濃豔麗琢體的西崑詩人，即常常感慨未能得其深趣，及金·元好問論詩提出：「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¹之後，晦澀難懂已成一般人對義山詩之印象，迄於明清詩人學者，無不反覆尋繹、奮力揣摩，以為箋解，而義山自創詩體的〈無題〉之作²，更被視為詮釋義山詩的一大挑戰。

然則〈無題〉詩中或有語詞、意喻皆明暢者，亦有語詞、意喻晦澀難解者³；其語意明暢者如〈壽陽公主嫁時妝〉、〈八歲偷照鏡〉等，歷來說解猶紛亂，何況語意晦澀如〈鳳尾香羅薄幾重〉〈颯颯東風細雨來〉等耶？——尤其自明末以來，學者專家每愛以《詩經》比興之寫作傳統，與孟子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之批評方式，來為無題作箋⁴；於是，或者以史證詩；或者以年譜證詩譜：將詩作歸入繫年，

* 陳素貞：中臺醫護技術學院通識中心講師、東海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¹ 〈論詩三十首〉之十二，《元遺山詩集》卷十一頁5，清流出版社，1976.10。

² 關於義山無題詩的自創新體與命題之新意，參見龔鵬程〈無題詩論究〉，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七期，1989.06；與李一飛〈詩歌命題的一種新創造——論李商隱《無題》詩的產量及其歷史價值〉，湘潭師範學院學報，1955 年第五期

³ 黃盛雄依紀昀「無題之中有寄託者...有戲為豔體者...有實有本事者...」等之說，將之細分五類：情詩、豔體、寄內、平常題材、失題等，見黃氏《李義山詩研究》附錄一〈李義山無題詩研究〉，文史哲，1987.09。

⁴ 龔鵬程以為「認為義山詩多比興，含有寄託之意，其實是個相當遲的解釋，也是對舊有詮釋的反抗（指與主人姬妾、宮娥道士、青樓諸妓狹情，或遊戲筆墨等之說），這種反抗，是明朝中葉以後，經由重新反省詩之本質，探索比興之意義而展開的。」，參見龔氏〈無題詩論究·四、以無題為比興的解釋路向〉頁40。此外，可詳參龔氏《詩史本色

作詩譜來證解詩意，其間若有疑者，則揣摩詩作，以詩譜重証年譜...等等；——然而，晚唐史料本多散亡⁵，於是諸家之解，雖言之鑿鑿，卻陷入自導自演，循環矛盾的錯誤辨證中；而義山〈詩譜〉，也由早期八十七首（朱鶴齡作），增為一九九首（程夢星作），最後可繫年之詩竟高達三百三十首（馮浩作）、三百七十餘首（張爾田作）等等！如此執著於己說，反而忽略了語言本身有其時空語境及個人習慣用法，同時，過度泥於託喻語詞的隱晦性，也往往會導致詮釋上的「無政府狀態」的危機⁶。

昔薛師順雄曾排開眾議，依清代學者錢良擇所提出的「以義山詩，注義山詩」的原則，重新探尋義山〈錦瑟〉詩之語詞、語境，以回歸詩作之旨意⁷，而頗有所獲，——以詩證詩、回歸社會語境，這也是本文主再次提出詮釋的重要原因與法則。蓋詩人興寄之說本難證解，而箋注者在詮釋上之歧義固屬當然；然而，時代之語境與個人用辭之特性，畢竟是今日惟一可具體探求的部分，故陸崑曾《李義山詩集》序中亦云⁸：

古人有作，當事蹟已亡，典故無考，惟虛字活字，可用吾心體度而發明之。

——所謂「虛字活字」，以能就詩論詩，不作無謂之考證也。

與妙悟》頁 50~84，學生，1986。

⁵ 王國維《觀唐集林》卷二三云：「唐自大中以後，史失其官，《武宗實錄》亦亡於五季，故新舊二書，於會昌後事，動多疏舛。後世注玉谿詩者，僅求之於二書，宜其於玉谿之志，多所扞格也。」；概晚唐因黃巢之亂等，史料殘缺，後晉張昭遠、賈緯等編撰之舊唐書，甚至多取材野史，北宋修新唐書，訛誤亦多，尤其牛李黨爭之事，誤解更多；則以義山詩託喻兩黨者，自難脫強附之辭。參見龔鵬程〈無題詩論究〉（中央大學人文學報，7，29-50）蔡振念〈李義山無題詩詮釋新論〉，頁 77-108。（中山人文學報，6，1998.02）等說。

⁶ 泰瑞·伊果頓（Terry Eagleton）認為美國批評家史坦利·費希（Stanley Fish）所謂的「閱讀不在發現文本義為何，而是體驗它對你做了什麼的過程」的理論，似乎「會導致詮釋上的無政府狀態」，甚至費希曾坦率的承認，他「不知道」他在閱讀時，詮釋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參見 泰瑞·伊果頓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頁 109-110，書林，1993.04。

⁷ 薛順雄〈李義山《錦瑟》詩剖析〉，收入海大學主辦，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2.12，頁 235-250。

⁸ 陸崑曾《李義山詩集》，上海書店，1985，頁 1。

其次，文學文本既不是存在於書架上，而是閱讀實踐中具現出來的顯義過程，則文學的發生，讀者和作者是一樣重要的⁹，因此，無論是傳統的箋注說法，或近代的文本與閱讀理論，都有閱讀/詮釋者在主觀中力求客觀的「想像」痕跡，然而，綜合各家之說，是否可能重現作者本意？——作者本意究竟存在否？而身為後來的讀者，對李商隱的〈無題〉詩及其歷來的諸多異解，當如何閱讀或取捨？...以上種種，可以說是今日讀李商隱無題詩首要面臨的問題。

今擬就義山〈無題〉詩之〈鳳尾香羅薄幾重〉，以錢良擇「以義山詩，注義山詩」的原則，再輔以其他唐詩用語，及文化風俗等為參照，並檢視、釐清諸家之說，一則予以重新詮釋，一則以之體味閱讀者在詮釋過程中的閱讀趣味。

貳、「鳳尾香羅」歷來的詮釋方式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主張將義山詩分別觀之，而今人黃盛雄曾據此細分無題詩為五大類，謂詩中有語詞、意喻皆明暢者，亦有語詞、意喻晦澀難解者，其中，〈鳳尾香羅薄幾重〉一詩被列入材料孤懸、詭僻，而詞語朦朧、不易理解的「情詩」類¹⁰；姑不論其分類適當否¹¹，〈鳳尾香羅〉一詩的確語意模稜，因之，歷來對於詩義之詮釋紛然，如：

一、幾種繫年之說——

（一）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廿四歲：

葉蔥奇：「這是大和八、九年間鄉貢後，考進士未第時作，用未嫁比未登進士第。」¹²

（二）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廿六歲：

徐復觀：「義山成進士於開成二年，上三詩（〈紫府仙人〉〈鳳尾香羅〉〈重幃深下〉）皆曲江與王氏（其妻）目成後而遇波折時之作。以時序推之，後兩首

⁹ 泰瑞·伊果頓《文學理論導讀》，頁98，書林，1993.04。

¹⁰ 見註2。

¹¹ 多數學者仍將無題詩視為一整體，而一并論之，如馮浩《玉谿生詩詳註》發凡八：「如無題諸什...」等，此外如杜詔、張爾田、楊柳...皆是。

¹² 見葉蔥奇《李商隱詩集疏注》，（以下稱「葉註」）。里仁，1987.07。

當在秋季。義山與王氏之正式成婚，在開成三年初春。」¹³

（三）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四十歲：

甲、汪辟疆：「此大中五年義山應柳仲郢辟將赴東川絕意令狐之詩也」¹⁴

乙、馮浩：「將赴東川，往別令狐，留宿而有悲歌之作」¹⁵（將本詩涉聯到與令狐關係上者，吳喬、杜詔、張爾田等皆有此說）

（四）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四十一歲：

葉程義：「據玉谿生年譜，是詩作於唐宣宗大中六年壬申（852），時年四十，以文干於綯，補太學博士。義山於廿六歲取王茂元女，見薄於令狐，十餘年間，屢啟陳情，皆不之省。至卅九歲，妻卒，陶意始變，今得提補。」又「衡諸詩意，似亦戀詩。」¹⁶

——以上等等之說，正如龔鵬程所論，以史學考証比興寄托之說，除了涉及客觀歷史知識的完全性與年譜的正確性外，還取決於對歷史的主觀理解，觀點不同詮釋則異，此外，歷史的處境與詩之創作動機，可能有關，也可能無關；何況史傳資料所提供的，僅是歷史的大環境，而詩人之創作，電光石火，斷非只依這大環境的概括就能了解。何況詩乃憑虛幻構，不一定與當時當境之事切合¹⁷。

此外，因義山無題詩之沉鬱幽暗，意晦不明，更易導至諸家各偏所執，相互駁斥，如徐復觀先生即認為馮浩（以及與馮浩同論者）之史證與注釋，乃不了解義山與令狐氏之關係，亦不了解義山娶王氏前後，與岳丈王茂元相處之情狀，蓋義山雖出身窮苦，卻無半點寒酸氣，與令狐之間，不須如此委曲云云¹⁸；最後不免如龔鵬程所說的：

本來是要「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結果卻是搞出了好幾種不同的「世」，好幾種不同得作家生平。¹⁹

¹³ 見徐復觀〈環繞李義山錦瑟詩的諸問題〉頁 219~221，收入《中國文學論集》，學生，1982.09。

¹⁴ 本文中所引汪辟疆、吳喬、陸崑曾、姚培謙、程夢星、徐德泓、何焯、黃侃等之說，取自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上中下》，洪葉，1992.10。

¹⁵ 《李義山詩》，馮浩集註，（以下稱「馮註」），頁 339，中庸出版社，1956.05。

¹⁶ 葉程義〈李義山無題詩試探〉，頁 193，《中華學苑》卅九期，1989.10。

¹⁷ 龔鵬程〈無題詩論究〉，《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七期，頁 29-50。

¹⁸ 詳見徐復觀〈環繞李義山錦瑟詩的諸問題〉，收入氏著《中國文學論集》，學生，1982.09。

¹⁹ 同註 15，頁 46。

——此真不啻是兢業於繫年之說的最大夢魘！

二、不落指實之寄托——

由於實指繫年，難以驗證，於是許多作家在詮釋義山詩時，雖堅持義山詩必有其寄托之旨，在詮釋上卻採取較寬泛的態度，如屈復所謂「讀者但知其必有寄托而已，當就詩論義，若必求其事以論之，則鑿矣。」²⁰，而這些繫年身世，無論是與王氏之關係，或是與令狐綯之關係等，大約指向兩大方向，一是情感，二是仕途，因此藉男女戀情，以托喻身世宦途之慨，便成為無題詩最熱門的主題；就〈鳳尾香羅〉一詩來看，細分數說²¹，例如：

（一）自傷不遇，托喻於閨情

如徐德泓、何焯等所謂的「慨不遇而托喻於閨情」、「自傷不逢」。

程夢星引李白「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以為此詩之注腳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故假借女子以為詞。」

（二）以女子之忠貞，托己之情操

又黃侃以為此二首最的風人之旨，所謂：「察其詞，純托之於守禮而不佻之處子，與杜陵所謂空谷佳人，殆均不媿幽貞。」

（三）以女子之相思寂寥，託寓身世悲劇

如劉學鍇、余恕誠之注，以為此詩雖寫幽閨女子相思寂寥之情，其場景近於「賦」，然「直賦其事解則意晦」、「通篇抒寫寂寥中之相思與期待，與作者之悲劇性身世及情懷，固不無相通之處。」

又如鄧中龍譯注云：「...即使是聯繫到詩人的身世遭遇，從詩中加以探討，也不難發現作者寫作這一類的無題詩，或多或少都滲透了自己的身世之感。」²²——不落指實的寄托，雖然解釋詩義，在情志上較為寬泛，卻仍然帶有詮釋者相當的主觀色彩，近人鄭滋斌便以為，義山〈無題〉詩中常展示的，作者的寂寞情懷、懷才不遇的悲哀和望援心態，才是〈無題〉詩的重要主題²³。事實上，所謂「懷才不遇」的主題，本來即是文人創作的比興傳統，其範圍極廣，因此在詮釋上產生細節的歧義，自然也不可免。

²⁰ 屈復《玉谿生詩意》頁243，臺北正大，1974。

²¹ 同註12。

²² 鄧中龍《李商隱詩譯注上中下》，湖南岳麓書社，2000.01。

²³ 鄭滋斌〈李義山無題詩的研究〉，大陸雜誌，第九十七卷第二期。

三、乃情詩作品一

李商隱的無題詩雖然未必能繫年，然而，都必然有所謂的寄託嗎？——於是，宋代時，陸游最早提出了「狹邪之語」的看法²⁴，而後人亦有紛紛繼其說者，對於〈鳳尾香羅〉一詩的討論亦不例外。

如：王夫之謂之：「豔詩別調」²⁵

姚培謙云：「此詠所思之人，可思而不可見也。」

陳永正言此詩乃：「美麗的情詩」、「宛轉纏綿，既含蓄，又深摯，東方式戀愛，總是欲說又休，未歌先咽的，……」²⁶

黃盛雄謂：「寫眼看情人離去的無奈」、「寫情人別後的寂寥及盼望情人消息的殷切」，且「寫出了人間最豐富，最廣闊的愛情境界。世人看了都會感動、嗟嘆，它並非屬於李義山一人。…義山詩中人物、地點、事情之朦朧化，雖阻礙了我們的了解，但卻使我們擺脫形跡的羈絆，直尋本心，鮮明的感覺到義山繪出的不朽愛情。」²⁷

——義山之〈無題詩〉，表面上多為情詩，卻由於「行藏隱晦」，也導致後人揣測不休，或以為〈無題詩〉是寫其不能與不為人知的神秘戀史，對象如宮女姬妾、青樓女冠、王氏小姨…等，因而產生了許多義山與諸女子關係的附會，使得詩歌愈加隱晦。

無論如何，若過度堅持義山〈無題詩〉，不過單純之情詩耳，則未免失之淺薄，而堅持某種歷史或事件的託喻，又失之於「謎」，所幸無論寄託或情詩之說，並非不能相容，近代詮釋者多不矜於一說，而以文本為中心，提出較為客觀、寬泛的說法。

四、多義、寬泛之解

多義性是近人理解李商隱詩的重要觀點，尤其是〈無題〉諸詩，例如〈錦瑟〉

²⁴ 吳喬《西崑發微》序云：「李義山無題詩，陸放翁謂是狎邪之語」，四部叢書集成續編，適園叢書。

²⁵ 王夫之、姚培謙之說，參見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頁1455、1457引，洪葉，1992.10。

²⁶ 《李商隱詩選》，頁75。

²⁷ 〈李義山無題詩研究〉，收入《李義山詩研究》，文史哲，1987.09。

一詩之內涵、主旨，自宋以降，便可概括十幾種說法²⁸，正如近人蔣凡所謂：

無題詩既可以解為愛情詩，但又不僅僅是愛情詩，…無題詩中的愛情，既可說是一種特定的情緒，又可說是一種淨化了的精神追求。…通過無題詩的愛情頌歌，使人類的理想及其生命活力得以無限的延伸。……因此，無題詩可以有一個主題，也不妨有兩個，甚至是兩個以上的主題交叉迭現²⁹。…

而〈鳳尾香羅〉一詩亦然，如劉學鍇、余誠恕《集解》之按云：

寫幽閨女子相思寂寥之情，……與作者之悲劇性身世及情懷，固不無相通之處，……即令作者非有意托寓，亦不妨其於吟詠閨情時融入身世落寞之感，企盼好風之情。（頁 1459-1460）

如此，容身世之悲、不遇之情於男女情思中，既可綜合吸收前人諸說，對於讀者的接受反應而言，也能展現出閱讀過程中永遠是動態的特質；換言之，詩的多義性詮釋與多重路線的擴散，不但增加了讀者的閱讀視野，同時形成了更多創造性的想像空間與閱讀樂趣。

參、「鳳尾香羅」文本詮釋再析

前述文本的多義性詮釋觀點，固然是近來詮釋義山〈無題〉詩的趨勢，然而，無題詩材料的孤懸、時空的跳躍，仍然予人「詭僻迷離」之感，如許學夷所說：「商隱七言律語雖穠麗而中多詭僻，如…『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等句…」，又說：「論詩者有理障、事障，予竊謂此為意障耳。」³⁰——許學夷所謂「理障」、「事障」、「意障」，固然是義山詩之晦澀處，然而，參見諸家注解，或歧解紛紜，或意義不清，或更相襲遞，令人感覺「文字之障」才是最根本

²⁸ 如戀情說、詠瑟說、悼亡說、聽瑟曲說、傷唐室殘破說、自傷身世兼悼亡說、編集自序說、回顧平生兼編集自序說、不可知說…等等，參見王丙琴、方占美〈李商隱詩歌的多義淺談〉所引，雁北師範學院學報，第 16 卷第 1 期，2000.02。

²⁹ 參見蔡振念引蔣凡〈李商隱無題詩新探〉，原文收入張仁青編《李商隱研究論文集》，天工書局，1995。

³⁰ 見劉學鍇等《李商隱詩歌集解·箋評》引許學夷《詩源辯體》之說。

的詩障，「文字之障」未予解決，則事、理、意都說不清，即使詩中有再多的想像與托喻都無法顯義了。

就〈鳳尾香羅〉一詩之文本而言，由於首聯寫女子之動作，頸聯以下，又疑似寫男子等等，導至閱讀者產生多重敘事觀點，或以男方為敘事者，或以女方為敘事者，亦有謂全視觀點等等，說法不一，於是，詮釋的角度不同，對於詩意的了解也有了差異。——然則究竟何者為是？或者還是得正本清源，從詩中所使用的語詞語境著手，以觀究竟。以下便依詩句一一再析之：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

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斑駁只繫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一、鳳尾香羅薄幾重

首先，「羅」乃質地輕薄、透氣性佳的絲織品（一般用於濾布、蚊帳、窗紗及衣料），故有「薄幾重」之語，而「香羅」之「香」，本形容美麗的意思；所謂「鳳尾香羅」即織繡著鳳尾文的、芳香美麗的綺羅。而此之「鳳尾」，諸家所注大都模糊，或曰「鳳文」、「鳳尾文」而已，陳永正《李商隱詩選》注，則解為「彩鳳花紋」，意指鳳凰圖樣之花紋，其意似切，蓋鳳凰有夫妻恩愛之喻³¹，薛道衡〈昔昔鹽〉所謂：「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即是也。然而仔細再考，鳳凰凝重華美的形象，與香羅輕薄數層的質感，似乎不甚相襯，——此處「鳳尾文」，究竟指的是什麼？

根據《文史辭源》所錄，崔豹《古今注·蟲魚》載：「蛺蝶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大者曰鳳子」，是「蛺蝶」亦稱為「鳳」；而沈約有詩：「縈絲非鳳子，結縷坐花兒」（〈領邊鐺〉），杜甫詩亦云：「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白居易詩：「翩翩舞袖雙飛蝶」³²等，可見綺羅衣物上繡蝶頗成風尚；

³¹ 如《詩·大雅·卷阿》：「鳳凰于飛，其羽」，《左傳·莊公廿二年》所謂：「鳳凰于飛，其鳴鏘鏘」，又有「鳳凰臺上憶吹簫」的蕭史與弄玉吹簫引鳳之故事，因之，有比喻夫妻恩愛或祝人婚姻美滿之辭也。

³² 「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杜甫〈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全唐詩》（2450，227，7）（頁，卷，冊）（以下《全唐詩》頁，卷，冊同此寫法）；「翩翩舞袖雙飛蝶」：白居易〈夜宴醉後留獻裴侍中〉，（5156，455，14）。北京中華書局，1960.04 第一版、1996.01 一版六刷。

且「蝶雙知伉儷」³³，一蝶亦有夫妻愛情之喻；因此，所謂「鳳文」，或許當指蛺蝶之紋。同時，在唐詩中，蝶與花、香經常聯合成一香盈飛舞的影像，正與「香羅」、「幾重」之意象疊合，白居易詩云：「蝶繞繡衣花」³⁴、李商隱〈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之一〉亦有詩語：「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水亭暮雨寒猶在，有人惆悵握遙帷」³⁵，如此看來，比之鳳凰，蛺蝶似乎更切合此句之詩境。

其實「鳳尾」乃狀形之詞，可以形容很多事物，如「天香留鳳尾」、「手持鳳尾扇」、「君批鳳尾詔」、「龍鬚鳳尾亂颼颼」、「石墨一研為鳳尾」等等³⁶，或形容琵琶、扇、竹等等。因此，或謂「鳳尾文」乃指層層織繡的「鳳尾竹」花紋，蓋竹有「多子」與「品德」之象徵，也是婚俗中常用之物，而竹之綠與下句之「碧文」亦相伴也³⁷。

至於鳳尾文的香羅指的是什麼？根據下句之「碧文圓頂」，吳喬以為指「裁扇」，屈復以為指「車帷」，而一般皆以為是「百子帳」，蓋裁扇則不須「夜深縫」，而車帷之說不合情境也，以下再探之。

二、碧文圓頂夜深縫

「碧文圓頂」，一般注家多襲姚培謙引宋·程大昌《演繁露》之說：「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其弛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冒上下四方，便於移置耳」，劉學鍇也引《酉陽雜俎》：「北方婚禮用青布幔為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行禮」補充說明之³⁸；鄧中龍亦引白居易〈青氈帳〉：「...有頂中央聳，

³³ 白居易〈閑園讀賞〉，同上註，(5160，455,14)。

³⁴ 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之八〉，同上註，(5066，449,14)。

³⁵ 劉學鍇《集解》，頁271。

³⁶ 「天香留鳳尾」：李煜〈書琵琶背〉同註32，《全唐詩》(73，8,1)；「手持鳳尾扇」：元稹〈青雲驛〉，(4456，397,12)；「君批鳳尾詔」：皮日休〈江南書情二十韻寄秘閣韋校書貽之商洛宋先輩垂文二同年〉，(7064，612,18)；「龍鬚鳳尾亂颼颼」：李群玉〈移松竹〉，(6610，570,17)；「石墨一研為鳳尾」：皮日休〈以紫石硯寄魯望兼酬見贈〉，(7075，613,18)。

³⁷ 此薛師順雄之說。

³⁸ 以上參見劉學鍇等《李商隱詩集解》所引姚培謙、馮浩等注文，頁1452。

無隅四向圓」來說明³⁹。然而，「碧文圓頂」果真是唐人婚禮的「百子帳」嗎？

其實百子帳又叫氈帳、穹廬，北朝婚禮有以青廬設於室外（露施帳），新婚夫婦「入帳交拜」的禮俗，而唐人婚俗多襲北方，陸暢〈雲安公主下降奏詔作催妝詩〉云：「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唐會要卷八三·嫁娶》則載唐德宗時，禮儀使顏真卿等，以為此穹廬之制，不合漢人之禮，奏請改於堂室中置帳等等⁴⁰；而一般廬帳乃「織柳為室，氈席為蓋」，後雖有用布幔者，卻不曾聞百子帳以薄羅為蓋，亦不聞百子帳有數重者，且白居易〈青氈帳〉所歌者，亦為北方居臥之廬帳，非婚禮之百子帳，無怪乎劉學鍇承前人之說，卻不禁懷疑：「其始以氈為之，後或易之以羅歟？」（頁1452）—由此，「圓頂」應當不是婚禮之「百子帳」，況且，若是婚禮之百子帳，則婚事既近，何以其後卻「斷無消息」？

蓋「碧文圓頂」乃指有碧綠花紋的圓頂羅帳，即羅帷蚊帳；而碧綠色彩，一則指青斑色的蛺蝶花紋（或碧綠之鳳尾竹）—即鳳尾文，一則亦代表著年輕美好的影象⁴¹；此外，羅帳本有男女好合之意，再疊以女子深夜縫帳之專注情景，更加深了主角對愛情的期待與盼望也；此乃義山一貫一喻多寓的用詞筆法也。

三、扇裁月魄羞難掩

首先，古代之扇皆為圓形，直到宋代才有高麗傳入之聚尾扇/摺扇；古時圓扇皆女子所自裁，而「扇」本有團扇、合歡之意⁴²，也有「秋扇見捐」之喻⁴³，此外唐人婚禮，以長柄扇遮蔽新娘，稱為「卻扇」⁴⁴，故扇亦有「遮面」之意。

³⁹ 參見鄧中龍《李商隱詩譯注》，頁1073。白居易〈青氈帳〉全詩見《全唐詩》，5141，444，13。

⁴⁰ 以上參見呂一飛《胡族習俗與隋唐風韻》，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10。與王家廣《唐人風俗》，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07。

⁴¹ 此薛師順雄之說。

⁴² 班婕妤〈怨歌行〉：「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文選》卷27，頁398，藝文印書館，1979.03。

⁴³ 李商隱〈河內二首〉亦有：「莫因風雨罷團扇，此曲腸斷為此聲。」句，引自劉學鍇《集解》，頁1654。

⁴⁴ 「卻扇」之風始於《世說·假譎9》所載溫嶠一段婚事：「...既婚交禮，女以手批紗扇...」（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頁458，文史哲，1985.07），南朝以成俗，李商隱有〈代董秀才卻扇〉詩：「莫將畫扇出帷來，遮掩春山滯上才」（劉學鍇《集解》頁1830）。

其次，「月魄」一則以形指團扇；一則，李商隱有〈碧城三首〉云：「玉輪顧兔月生魄」、〈街西池館〉云：「疏簾留月魄」，而劉學鍇《集解》注引《楚辭》、《書傳》、《漢志》等說⁴⁵：「月初生或圓而始缺時，有體無光之部分稱月魄。」，換言之，月魄即月亮被遮蔽，看不見光者；因此「扇裁月魄」既表達女方愛慕、合歡之情，又持扇遮面「羞難掩」之貌。因「羞難掩」，故有下句「車走雷聲語未通」之情狀。

四、車走雷聲語未通

所謂「車走雷聲」有兩個分歧說法，一則襲朱鶴齡引《長門賦》：「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之說⁴⁶，而以為雷車隱指男方，馮浩亦引《長門賦》，而以為此與義山「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同，劉學鍇、葉蔥奇、鄧中龍皆主此說，於是謂上句「扇裁」指女方，此「車走」句言男方。

另外，陳永正以為此句「細審詩意，似指女方為宜」，而引古樂府〈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揣測曰：「亦女子乘車，男子其馬。」——關於乘車與騎馬，究竟如何？大致說來，以雷車指男方者，多半以本詩的敘事觀點為女性，反之則為男性，因此，乘車與騎馬或許可以提供一個詮釋本詩敘事觀點的依據。

根據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⁴⁷，西漢諸侯士大夫有因貧無馬而乘牛車者，後社會慕之，東漢末則牛車風行，貴族多乘之；魏晉南朝依然，甚至已無驂乘之名，南朝士大夫遂多乘車而不能騎，然北朝則多騎馬少乘車。入隋，南北混一，騎風雖盛，然牛車獨有。至於唐，中外官吏遂無不騎馬者，如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截鐙留鞭」條記載：

姚元崇初牧荊州，三年，受代日，閩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⁴⁸

又如王定保《唐摭言》卷三，記蕭穎士恃才傲物，一日憩於逆旅：

⁴⁵ 《楚辭·天問》：「月光何德，死而又有」、「惟三月，月生魄」《漢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等等。

⁴⁶ 朱鶴齡箋注《李義山詩集》，頁342，臺灣學生書局。

⁴⁷ 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頁118~131，岳麓書社，1991.06。

⁴⁸ 引自《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開元天寶遺事》，頁1716，上海古籍，1999.12。

會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領一小童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冗，頗肆凌侮。…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也。」

49

唐代舉子應試，數千里赴京師，亦騎馬，甚至隨僕也騎馬，長安騎馬之盛況可想而知。故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載：

咸通中，上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騎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跨常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⁵⁰

此外，唐人暇日出門及遠行亦多騎馬，如范《雲溪友議》下卷「名義士」，記廖有方校書，元和下第遊蜀，於旅館中聞呻吟之聲，一貧病夫以殘骸相托，俄逝，廖有方「遂賤鬻所乘鞍馬于村豪，備棺瘞之禮…」⁵¹

唐代惟婦女始乘牛車，如《明皇雜錄》下卷，記玄宗將幸華清宮：

貴妃姐妹竟車服，為一犢牛，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下數十萬貫。既而甚重，牛不能引，…⁵²。

而唐代一般婦女皆乘牛車，且車上有帘，然而可以掀帘、或由外偷窺得到，孟棻《本事詩·情感第一》記韓翃尋訪柳氏：

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非青州韓員外邪？」曰：「是。」遂披帘曰：「某柳氏也。…」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牛尋至…⁵³。

薛調〈無雙傳〉寫塞鴻告訴王仙客如何得見劉無雙：

塞鴻曰：「…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真無雙也⁵⁴。

⁴⁹ 引自《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唐摭言》，頁1598。

⁵⁰ 同上，頁1707。

⁵¹ 引自《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雲溪友議》，頁1305。

⁵² 引自《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明皇雜錄》，頁963-964。

⁵³ 引自《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事詩》，頁1241。

⁵⁴ 引自《唐人傳奇小說》，頁171，文史哲，1981.10。

以上等等觀之，唐代固有婦女騎馬者，然男子乘車則少見，——若此看來，「車走雷聲語未通」自然以女方乘車為適。

由上，則此句乃承上「羞難掩」而來，寫男方與女方邂逅相遇之情景，謂女方雖有愛慕之意，卻嬌羞掩面，驅車匆匆，未及一語。

全詩至此，以男性為敘事觀點的詮釋，已成順勢：

起首「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二句，表面上以全知的敘事觀點，客觀的映現一女子深夜縫羅帳的景象，然而，若此則一首詩中會出現兩個敘事者——作者與詩中之男主角；因此，不妨將首二句看作是男主角的想像，而且是基於下二句：「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與女子邂逅相遇後念念不忘所導致的想像（——甚至連與對方車會、邂逅目成，都可能是男方一廂情願的想像）；一如杜甫寫鄜州月夜「閨中只獨看」（月夜）、王維寫陽九登高，兄弟「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一樣，都是以設想對方情懷說起。也因為如此，才会有下文的斷無消息，與等待好風之期盼。

五、曾是寂寥金燼暗

「曾是」一般或作「曾經」解，意指「曾經有多少個夜晚」；然此處當作「已是」⁵⁵為佳。首先，作「曾經」則往往有今、昔之對比，如「豈伊今日幸，曾是昔年遊」⁵⁶、「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為關外心」⁵⁷等，如此則相思之情彷彿昨日黃花，情感既然已漸消淡，又何必反覆追思、期盼？其次，作「已是」有時間延續的沉重感，一則表示相思之情未曾間斷，正與下句「斷無消息」作強烈的對比。

「寂寥」是一種寂靜、空虛的孤獨感覺，既言自己心情，又暗指佳人不在，乃強調「曾是」的心境。

「燼」原為物體燃燒之餘，「金燼」合詞多指蠟燭而言，如徐彥伯〈孤燭嘆〉：「玉盤紅淚滴，金燼彩光圓」、蘇軾〈次韻劉景文左藏〉：「夜燭催詩金燼落」等；又、鄧中龍引《新唐書·令狐綯傳》所謂「金蓮華燭」，謂「金燼」指「燭臺為金製的蓮花瓣」⁵⁸，其實加「金」字，只是富貴華麗的象徵；同時「金燭」與

⁵⁵ 參見《唐五代語言詞典》頁48，劉堅、江藍生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1。

⁵⁶ 孟浩然〈與黃侍御北津泛舟〉，《全唐詩》[1626，159,5]

⁵⁷ 李商隱〈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引自劉學鍇《集解》，頁328。

⁵⁸ 參見鄧中龍《李商隱詩譯注》，頁1073所引，湖南岳麓書社，2000.01。

「暗夜」恰成明暗對比，使夜深的感覺被襯托得更鮮明⁵⁹。

全句表達自己對女方情意的堅定與執著，在空虛寂靜的夜裡，一個人盯著逐漸黯淡的殘燭，而徹夜未眠，頗有「蠟炬成灰」的等待意味。

六、斷無消息石榴紅

「斷」字用在動詞後，表示程度之深，相當於「煞」、「盡」，如吳融〈杏花〉：「粉薄紅輕掩斂羞，花中占斷得風流」⁶⁰，又義山〈無題〉亦有：「班馬嘶斷七香車」之語；「斷無消息」乃強調「女方」之「無一絲」訊息，正與上句「自己」的「曾是寂寥」成強烈對比。

而「石榴」在民俗上本有「多子」、「婚姻幸福」的象徵，至於「石榴紅」，一般作「石榴花紅」解，有時間之喻；吳喬以為作「石榴裙」，喻指女方。蓋唐詩句中雖頗多「石榴裙」之句，然義山詩中多用「石榴花」，如：

我為傷春心自醉，不勞君勸石榴花⁶¹。

盡日傷心人不見，石榴花滿舊琴臺⁶²。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⁶³。

又〈石榴〉詩云：

榴枝婀娜榴實繁，榴膜輕明榴子鮮。可羨瑤池碧桃樹，碧桃紅頰一千年⁶⁴

由上，李商隱「石榴」、「榴花」經常有兩種寓意：

1. 藉石榴花之開謝，與時間之消逝相繫連，有懷念、感傷之意。
2. 與女性相繫連，或言女子容顏，或比擬為女子，如此則已含「石榴裙」之意。「石榴紅」既指時間之消逝，又喻指女方而言，此亦李商隱一喻多寓的筆法。——全句之意指時間消逝，轉眼石榴花開，然佳人音訊全無。

七、斑驢只繫垂楊岸

⁵⁹ 劉學鍇以為「金燼暗」兼寫相思無望，然而，既已無望，又何必「西南待好風」？

⁶⁰ 《全唐詩》[7884，686,20]

⁶¹ 李義山〈寄惱韓同年〉，引自劉學鍇《集解》頁1131。

⁶² 〈遊靈樵寺〉，引自劉學鍇《集解》頁2006。

⁶³ 〈回中牡丹為與所敗兩首之二〉，引自劉學鍇《集解》頁271。

⁶⁴ 引自劉學鍇《集解》，頁1596。

首先，「騅」即黑白相間的馬。項羽〈大風歌〉有：「時不利兮騅不逝」，〈玉臺新詠·神弦歌十一首之明下童曲〉云：「陳孔矯赭白，陸郎乘班騅，徘徊社堂頭，望門不欲歸。」，詩人作詩言「騅」，多用此二典故，前者代表悲離，而「陸郎班騅」，李賀〈夜坐吟〉、〈雜曲歌辭〉與李白〈雜曲歌辭〉皆有「陸郎去矣乘班騅」之句，陸郎本神仙之意，後人將「情郎」稱作「陸郎」，有時甚至以「班騅」借代「陸郎」，是當時常用的語言。李商隱便有：

關河凍合東西路，腸斷班騅送陸郎。（〈對雪之二〉）⁶⁵

白道縈迴入暮霞，班馬嘶斷七香車。（〈無題〉）⁶⁶

此外，如晁補之〈同魯直文潛飲刑部杜君章家次封丘杜觀次韻〉：「阮公爐邊不擬歸，陸郎班騅不用嘶。」、范成大〈班騅〉：「斑騅別後月纖纖」等，凡詩中用「班騅」，大多與離別、送行、不歸等意相關，尤其是男女戀人之別離。

而「垂楊」在唐詩中極為普遍，除了寫景記地外，亦多與遊冶、別離、送行，甚至男女情思有關。如：

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李白）⁶⁷

長安陌上無窮處，唯有垂楊管別離。（劉禹錫）⁶⁸

垂楊拂白馬，曉日上青樓。（韋應物）⁶⁹

本句班騅繫垂楊，既有留連等待、不欲歸之意，亦暗喻別離之愁思；「只」字，強調心志之堅定；蓋佳人無消息，因此陸郎不歸，除非盼得好風，吹來佳訊也。

⁶⁵ 引自劉學鍇《集解》，頁969。

⁶⁶ 同上，頁1447。

⁶⁷ 李白〈相和歌辭〉，《全唐詩》，[277，21,1]。

⁶⁸ 劉禹錫〈雜曲歌辭〉同上註[398，28,2]。

⁶⁹ 韋應物〈貴遊行〉，同上註，[1999，194,6]。

八、何處西南待好風

關於「西南風」，一般注家皆引曹植〈七哀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為釋，謂西南風者，好風也⁷⁰，即李商隱詩〈留贈畏之〉：「瀟湘浪上有煙景，安得好風吹汝來。」之「好風」⁷¹；而邱燮友註亦云：「西南，泛指一個方向而言，並無實在的含意」——換言之，即「好風」之意也⁷²。

然則，徐德泓引《易》：「西南得朋」，以為「二字（西南）亦非漫下者」。⁷³

又、馮浩注李商隱〈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韻〉一詩：「終南與清都，煙雨遙相通。安知夜夜意，不起西南風。」時，引《楚辭》、《史記》、《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所謂：「閭闔，西方風」⁷⁴；又引曹植〈七哀詩〉、郭璞〈遊仙詩〉：「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等，以為：「似皆以西南閭闔寓近君之思」。一如是，西南風只是泛指好風，或別有寓意？

觀唐詩中使用「西南」者，除了實指方位（如白居易〈長恨歌〉：「千乘萬騎西南行」），以及天象、節氣（如白居易〈同微之贈別郭虛舟煉師五十韻〉：「白日西南馳」、〈立秋夕涼風忽至〉：「好風西南來」，溫庭筠〈池塘七夕〉：「月出西南露秋氣」、）外，如：

鴻雁西南飛，何如故人別。（王勃）⁷⁵

⁷⁰ 如劉學鍇《李商隱詩集解》：「焉得西南好風吹送…」、葉蔥奇《李商隱詩集注釋》：「任憑好風吹」等。

⁷¹ 見劉學鍇集解箋評引陸崑曾說；然此詩或以為實為〈無題〉而誤入〈留贈畏之〉者（葉蔥奇《李商隱詩集注疏》頁170）。

⁷² 邱氏《新譯唐詩三百首》，三民，1994，修訂八版。

⁷³ 見劉學鍇集解箋評引徐德泓說。

⁷⁴ 見馮氏《玉谿生箋注》卷一：「史記涼風居西南，維閭闔風居西方，呂氏春秋淮南子易緯，皆云閭闔西方風。」。——按：所謂「閭闔」本指天門，《楚辭·離騷》：「帝閭闔闢兮，倚閭闔而望予。」（後宮之正門亦或稱之）；又「閭闔風」，《淮南子天文》：「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史記·律書》：「閭闔風居西風，闔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故閭闔風即指西風。

⁷⁵ 王勃〈寒夜思友〉，《全唐詩》，[683，56,3]。

西南恨失朋（陳子昂）⁷⁶

離人與江水，終日向西南（張悅）⁷⁷

折芳佳麗地，望月西南樓（劉長卿）⁷⁸

長吟盡日西南望，猶及殘春花落時（劉禹錫）⁷⁹

願因西南風，吹上玳瑁床。嬌眠錦衾裏，展轉雙鴛鴦。（崔萱）⁸⁰

高堂舞榭鎖管弦，美人遙望西南天（張籍）⁸¹

等等，西南似乎多與遙遠、離別、思念（包括朋友與男女情思）等意念相繫連。實則，以「方位」代表心中之所思，當源於《詩經·豳風·東山》⁸²：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此之「西方」乃詩人思念欲歸之家鄉也！其後若王粲〈登樓賦〉⁸³：

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

——此之「向北風」亦皆懷歸之情也。由是，「西南風」一辭可能寓含：

1. 西南指懷歸之所，故往往與送行、別離、相思有關。
2. 「西南得朋」之意。
3. 西南風即西風、秋風，又稱「闐闐風」，原為節氣方位之辭；而「闐闐」

⁷⁶ 陳子昂〈登薊州西北樓送崔著作融入都〉，《全唐詩》，[909，84,3]。

⁷⁷ 張悅〈廣州江中作〉，《全唐詩》，[978，89,3]。

⁷⁸ 劉長卿〈送姚八歸江南〉，《全唐詩》，[1537，149,5]。

⁷⁹ 劉禹錫〈令狐相公春思寄〉，《全唐詩》，[4123，365,11]。

⁸⁰ 崔萱〈古意〉，《全唐詩》，[9010，801,23]。

⁸¹ 張籍〈雜曲歌辭·傷歌行〉，《全唐詩》，[312，24,2]。

⁸² 引自屈萬里《詩經詮釋》頁271，聯經，1984.09 初版二刷。

⁸³ 《文選》卷11，頁166，藝文印書館，1979.03。

為天門，所謂：「帝閭開關兮，倚闥闥而望予。」（《楚辭·離騷》），有期盼之意，而秋風又是一年之盡，因此又有思念之意。

4.西南或西南風，可能與「東風」/「春風」之代表美好、希望一樣，已成為當時常用之成語。

可見「西南風」，雖未必實指方位、節氣，卻也不是無義而漫下者。蓋義山詩中往往一詞多寓也。

其次，「待」字亦有深切期望之意，此句「何處西南待好風」承上意：雖女方之「斷無消息」，卻依然深情等待，執著不悔；而班駘繫岸，唯期盼好風吹來佳人訊息，得以再重逢相聚。一頗有總結上文男方深切之思念，而表達對此段情感無限期盼懷思之意。

由上觀來，此詩是以男性觀點，回憶、敘述一段或許短暫幽渺，卻永誌難忘的感情。其中，詮釋的關鍵在於「車走雷聲」的性別設定。同時以之畫分時間層次：以上四句，女子徹夜深縫的沉靜，與車走掩扇的俏皮相映，是想像與回憶；以下四句，斷無消息的絕望與西南好風的期待，是阻隔與希望並存；使得全詩鋪寫，表面似「賦」，卻暗含想像與期待之「虛境」。

此外，夜的幽暗、燭的金火，石榴的紅、垂楊的綠，車之馳走、駘之繫岸等等，明暗、顏色與動靜之相反相襯，而「扇裁」、「月魄」、「石榴」、「班駘」等之一詞多寓，使得全詩語意繁複、意象曲折重疊，詩境之美，令人目不暇思！

肆、詮釋的多義性與閱讀趣味

如果說文學文本是閱讀實踐中具現出來的顯義過程，那麼我們便無時無刻不在建構文本意義的假設：構想內在的關聯、填補空隙、提出推測...，文本本身不過是一系列的「提示」而已，作品的意義必須靠讀者將語言具體化而成⁸⁴；那麼看來，諸多歷史與身世的繫年托喻，又何嘗不可取？此所以前人繫年說，雖然受到質疑，然而，坊間新近所流傳的注解本，仍然多襲馮浩之說，以「編年詩」、「不編年詩」為主要序列編次，如一九九二年劉學鍇、余恕城之《李商隱詩集解上中下》，二〇〇〇年鄧中龍之《李商隱詩譯注》，至於一九八七年葉蔥奇之《李商隱詩集疏注》，雖然沒有按照編年、不編年排次，然於詩題下標注繫年者，亦三分之二以上，一可見學者對於繫年之說，仍有一定的取擇觀點，甚至「唯有當我們將詮釋根植於引

⁸⁴ 參見泰瑞·伊果頓《文學理論導讀》頁 97-100，書林，1993.04。

申義、影射、指涉等範疇時，詮釋才有辦法走出古老的詮釋學的窠臼與文學評論融合」⁸⁵，這也是清代學者人就其身世經驗來詮釋義山詩的重要成就。

至於從不同的繫年到諸多興寄托喻之說，也往往因個人人生經驗與史料的認知不同，造成了無限廣大的忖想空間，甚至偏離文本，這種現象雖不足取，然而，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凡是被「納入正典」的作品，無不被賦予某種政治的意義或寄託，尤其是「情詩」⁸⁶，因此在讀詩時，還必須分辨「意義」與「指涉」/釋義與評論之別⁸⁷；換言之，繫年的託喻，不可逃離歷史的真實性與作者的意向，否則，都是一種附會而已，至於文本中循環重複的意象所造成的象徵意涵，則可以任由讀者去詮釋⁸⁸，而象徵與託喻的互相補充，正可以擴大閱讀的深廣度，使得讀者的理解與作者的情志得到更合理而客觀的契合，既避免純粹繫年的武斷，又保留了象徵隱喻的廣大空間，這也正是近幾年來，多數研究者所採用的詮釋態度與法則。

前述文本中循環重複的意象所涵蓋的象徵意涵，必須由讀者來發現，而意象的構成，則在語詞的運作；義山詩之晦澀往往因其不依次序、非線性的書寫方式，而其語詞之繁複，猶如電子材料，任意跳躍、游走於文本中，這種多向性的文本特質，正宣告了讀者在閱讀時，重新「拼貼」的必要與自由⁸⁹，因此鄭滋斌曾提出：義山〈無題〉詩中，常見的物象和字詞（春、風、花、雨，女子及其服飾，夜（星、月），馬，房內設施，房外之景，神仙，相思、期待，濃麗的用詞遣字等九項），以為這些物象字詞才是處理〈無題〉詩的重要標誌⁹⁰等等。

換言之，如何將義山〈無題詩〉中所埋的「暗扣」：諸多物象與字詞，重新接駁結合，便成了閱讀詮釋的基本「遊戲」。而循環解扣的工具不一，則路徑亦紛然，必須選擇、掌握一定的法則與策略，才能有系統的將作品顯義出來，如此一來，作品的義，便繫乎讀者所採的工具。

而就上文〈鳳尾香羅〉一詩之文本箋釋來說，本文主要關注於「車走雷奔」

⁸⁵ 蔡源煌討論「何謂詮釋？」，最後認同葛達謨（Gadamer）詮釋理論的理由，蔡氏《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文學術語新詮》，頁235，雅典，1998.03 修訂八板。

⁸⁶ 參見孫康宜《文學的聲音》頁134，三民，2001.10。

⁸⁷ 意義和作品、作者息息相關，指涉則是各個讀者閱讀時所能夠羅織的影射義，同上注蔡源煌討論詮釋學之說，頁230。

⁸⁸ 同註86，〈樂府補題中的象徵與託喻〉，頁275-309。

⁸⁹ 參見鄭明萱《多向文本》頁3-7，揚智文化，1997.06。

⁹⁰ 鄭滋斌〈李義山無題詩的研究〉，大陸雜誌，第九十七卷第二期。

的社會語境與敘事角度的假設，同樣以社會風俗為語境基楚，薛師順雄則認為全詩以全視觀點寫女子待嫁之情。一首二句顛倒突兀，先寫女子深夜縫羅帳（古時羅帳乃女子之嫁粧，必須親身縫製），再寫羅帳一層一層的繡著美麗的鳳尾竹碧色花紋（「竹」象徵多子與美好品德，透露了女子對幸福婚姻的期待）。三四句亦為突兀筆法，寫男子坐車來找她，她手持圓扇，因羞怯而未能表白（語未通）自己欲嫁的心意。五六句女子對「語未通」的錯失表白感到深深的懊悔，曾經很長的一段時間都過著寂寥的日子，一直到五月石榴花開，兩人關係依然沒有變化（男方不會來找她）。最後一聯則寫女子眼見斑駁仍在，所崇拜、愛戀的男子在對岸，卻咫尺天涯、見不到人影（可見分離別有原因，未必是距離）...

- - 可見無論那一種詮釋方式，即使捨去繫年興托之包袱，採用「以詩證詩」的語詞、語境分析，依然會因材料的取捨，以及對語境時空與文化不同層次的了解，而產生不同的結果，自古「詩無達詁」，果真然矣。——而這也正是讀李商隱詩的挑戰與趣味之所在。

伍、結論

以上，單就語詞箋注與語境離析來說，雖然工具不同，依然會產生諸多異解，然而，文本的義解，卻是閱讀的第一步，不但有助於我們在詮釋作品時，掌握詩中跳躍、留白的意涵，與模稜的敘事觀點，建立對整首詩義涵的了解與審美的情趣，同時，在思考的過程中，閱讀者已不知不覺脫離了被動的接受情境，而參與了文本詮釋，使得閱讀便成為逆向的創作者；同時，詮釋也成了另一種創造性的閱讀情境。

從「鳳尾香羅」歷來的詮釋方式，到文本詮釋再析，我們閱讀到了晚唐史中的「李商隱」、文學史中的「李商隱」、被繫年興托的「李商隱」、身為作者的「李商隱」、乃至文本中的「李商隱」，或者自己心目中的「李商隱」...，繫年之說或許未必可靠，興寄之言或許失之空泛，然而，皆有助於我們閱讀時的思考啟發與多元視角。換言之，文學的語言是描寫性的，其意義的不固定性，雖然給讀者帶來麻煩，另一方面，卻又能激發讀者的知識經驗和想像力，使讀者反過來「閱讀自己」，而對自身產生更具批判性的觀點和深刻的自覺。⁹¹

最後，如果說作品的本意根本就不存在，一切的理解都是誤解，那麼，所有的詮釋都是不同的接受群體的不同審美觀，都應該被承認有其一定的正確性，而

⁹¹ 泰瑞·伊果頓論批評家伊瑟的說法，參見氏著《文學理論導讀》，頁103。

且提供了後人不斷再詮釋的空間。如此看來，意義的複雜多變，不但是詩歌強有力的表現手段，更是後人在閱讀時美感與趣味的來源，正如李商隱自己所說的：

非關宋玉有微辭，卻是襄王夢覺時。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⁹²。

——而義山〈無題詩〉的魅力，千百年來歷久彌新，不正在此「可解與不可解間」的意致迷離嗎？

參考文獻

一、主要參考資料：

- 王昭田編校（1975 三版）。**馮註分類李義山詩集**。中庸。
- 王家廣（1993.07）。**唐人風俗**。陝西：人民出版社。
- 王蒙、劉學鍇主編（1998.01）。**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廣西：師範大學。
- 呂一飛（1994.10）。**胡族習俗與隨唐風韻**。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 尚秉和（1991.06）。**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岳麓書社。
- 邱燮友（1994）。**新譯唐詩三百首**。修訂八版。三民。
- 徐復觀（1982.09）。**中國文學論集**。學生。
- 陳永正（1988.07）。**李商隱詩選**。遠流。
- 陳永正（1993.02）。**李商隱詩**。錦繡。
- 孫康宜（2001.10）。**文學的聲音**。三民。
- 馮浩箋注。**李義山詩文全集(1)(2)**。四庫全書總目。
- 黃盛雄（1987.09）。**李義山詩研究**。文史哲。
- 葉蔥奇（1987.07）。**李商隱詩集疏注**。里仁。
- 劉學鍇、余恕誠（1992.10）。**李商隱詩歌集解<上、中、下>**。洪葉。
- 鄧中龍（2000.01）。**李商隱詩譯注<上、中、下>**。湖南：岳麓書社。
- 劉堅、江藍生（1997.11）。**唐五代語言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 顏崑陽（1991.03）。**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學生。
- 全唐詩**（1996.01）。北京中華書局。
- 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2000.03）。江蘇古籍。
- 唐人傳奇小說**（1981.10）。文史哲。
- 泰瑞·伊果頓著（1993.04）。**文學理論導讀**（吳新發譯）。書林。
- 鄭明萱（1997.06）。**多向文本**。揚智文化。

⁹² 李義山〈無題〉，引自劉學鍇《集解》頁1484。

二、期刊論文：

- 王丙琴、方占美 (2000.02)。李商隱詩歌的多義淺談。**雁北師範學院學報**，16(1)，15-17。
- 王蒙 (1957)。李商隱的討論。**文學遺產**，2，8-12。
- 任克華 (1994)。楚雨含情皆有托—李商隱無題詩新解。**安徽教育學院學報**，3，28-31。
(總 54 期)。
- 李一飛 (1955)。詩歌命題的一種新創造—論李商隱《無題》詩的產量及其歷史價值。**湘潭師範學院學報**，5，36-40。
- 李憲生 (1998.02)。李商隱無題詩意象探微。**天中學刊**，13(1)，50-52。
- 孫金榮 (1999)。重復意象與創作心態—李商隱無題詩意象特徵分析。**齊魯學刊**，4，4-8。
- 馬健、佟啟巾 (2000)。試論李商隱的無題詩。**遼寧財專學報**，3(3)，54-56。
- 陶光 (1995)。楚天雲雨不須疑—李商隱與女道士相愛的幾首無題詩考析。**晉陽學刊**，1，82-87。
- 陶光 (1995)。李商隱與女道士相愛的幾首無題詩考析。**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2，91-94。
- 張明非 (1997)。李商隱無題詩研究綜述。**文學遺產**，2，38-43。
- 莫林虎 (2000)。通過愛情、神話話語對世界進行重構的嘗試—論李商隱無題詩。**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社科版**，3，37-44。(總 114 期)。
- 陳建任 (1997)。言情的藝術—論李商隱無題詩的情敢及抒情方式。**廣州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1，108-113。
- 葉程義 (1989.10)。李義山無題詩試探。**中華學苑**，39，179-198。
- 趙忠山 (1997)。李商隱無題詩的空白結構及其模糊特性。**農墾師專學報**，3，7-9。
- 蔡振念 (1998.02)。李義山無題詩詮釋新論。**中山人文學報**，6，77-108。
- 薛順雄 (1992.12)。李義山《錦瑟》詩剖析。發表於東海大學主辦，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 (頁 235-250)。
- 蘭婷 (1986.12)。李義山的幾首無題詩。**文藝月刊**，210，58-62。(總第 10 期)。
- 龔鵬程 (1989.06)。無題詩論究。**中央大學人文學報**，7，29-50。

Exploring the Wonder of Multi-Interpretati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Li Shang-Yin's No-Title Poet – “Fong Wei Shang Lou”

Su-chen Chen^{*}

ABSTRACT

Li Shang-Yin's poems, especially his “self-creative style” poems, have long been designated by his multi-scope reading comprehension (Dou-Yi) and hard reading. Since Min and Chin Dynasties, many authors have tried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Li Shang-Yin's poems from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resulted in non-consistent and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me issue. Nevertheless, non-consistent and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are the central thinking of modern Western Reading theory. In this paper, an attempt was made to re-explo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 Shang-Yin's “Fong Wei Shang Lou” based on the recent findings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Books published in Min and Chin Dynasties, poem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s well as custom in Tang Dynasty. In addit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is established to figure out the wonder of multi-scope reading comprehension behind the Li's poems.

Key words: Li Shang-Yin, No-Title Poet, Fong Wei Shang Lou, Multi-Interpretation

^{*} Su-chen Chen: 1.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2. Instructor, Chungtai Medical Technology Institute

